

大學的改造



費孝通著

上海出版公司

大學的改造

費孝通

一九五〇年五月初版

大學的改造

著者 費孝通

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遼陵大樓七〇一室

定價 七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 錄

當前大學種種問題·····	一
在大學內設立專業科計畫提議·····	二三
論考大學·····	三一
論假期·····	三五
大學精簡節約的標準·····	三九
大學的改造·····	四六
社會學系怎樣改造·····	五二
醫療互助的意義和經驗總結·····	六七
節約定期折實儲蓄的意義·····	八三
我們的大課·····	九三

加強大學的民主基礎.....	一〇七
附錄一 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工作總結初稿.....	一一八
附錄二 校務委員會今後工作方針.....	一三八
後記.....	一四七

當前大學種種問題

一

當前各大學需要改造是一件極明白的事實。基本的原因是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時代，中國社會已邁進一個新的建設階段；在這階段中，大學担负起來了新的任務，爲了完成這新任務，原有大學制度和教學內容暴露了它的弱點，必須加以改造了。因之，要談到大學改造必須先認清大學所擔負的新任務。這新任務是什麼呢？爲什麼舊有學制和教學內容不能担负這新任務呢？

大學的新任務是在培養，或是說生產，新民主主義建設工作中足夠的幹部。在這方面我們很可以借重蘇聯的建設經驗。斯大林在「大轉變的一年」一文中曾引用列寧的話說：「我們尙嫌不够的主要東西，就是文化程度和管理上的技能……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新經濟政策完全保證我們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問題「只」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底文化人

材。」（列寧主義問題，367—368頁。）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這句話同樣可以用在當前中國的情況。要解決這個問題固然有賴於一切教育工作者的努力，而大學在這任務中却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

大學教育工作者在接受這個新任務時，在思想上需要改造。他們必須堅定爲人民服務的立場。我們不必諱言在傳統的觀念中，知識份子有着個人主義，「爲學術而學術」，不向人民負責的錯誤成分。這種觀念固然有它客觀形勢的造因，但是如果加以改造，很顯然的不能担任當前的新任務了。

再看解放以來的各大學的具體情況。我們不能不承認在若干部門中表現出被動和惶惑的情緒。譬如在實科方面（包括技術性較強的工農業務科目）多少有一種看法，認爲「技術和政治無關，我講我的，教出來的學生爲誰服務，不是我的問題。」這顯然是不對的，因爲中國現有實際情況需要那一種技術？或是說，那一種技術最能有效的在現階段去爲人民服務？——這些問題是存在的，而且應當是實科教育發展的前提。當然我們並不是說祇顧目前需要而不取較遠的預計，其實不論看得近或是看得遠，決不能不考慮到「學生學會這些技術將怎樣應用」的問題。我們在這理想提出的是大學裏的實科同樣存在着改造的需要，既然要改造也就發生了立場和思想的問題了。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在若干部門中有着惶惑的情緒，表現得最尖銳的是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原是社會經驗的總結，它直接反映當時的社會形態，而且也常是維持那種社會形態的力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中國，它的社會科學中也必然帶有封建和買辦的性質。同時也因為中國人民對這些反動勢力的鬥爭，革命的理論和觀念也必然存在於原有社會科學的範圍裏。現在新民主主義為全國人民所公認的立國原理，在社會科學中也不能保持原來的滯雜情形，而應當洗鍊出合於當前革命形勢的部分加以發展。這件工作並不是簡單和迅速的。在這裏有着一個較長的改造時期。在改造時期中，還需要不斷的思想鬥爭，去建立適合於當前中國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正確立場。因之，在這段時間中，教學雙方自不免常常發生惶惑的情緒。所以怎樣克服這種情緒去提高創造新社會科學的積極性也成了當前大學工作者立場和思想改造中的重要問題之一了。

大學工作者立場和思想的改造將具體表現在每一個課程的內容上。換一句話說，課程的改造必然將以立場和思想為出發點。這也是大學改造的基礎，因為大學的工作是在學習，而學習是在每一個課程中進行的。如果每一個個別課程沒有改造，其他一切學制上和行政上的改造都將成為表面工作，決不能完成大學的新任務。

從每個學生學習過程上看：他在同一學期學習若干課程，更經過了若干學期完成他大學的學業，當他離開大學的時候，他應當完成了他進入社會担任一項具體服務工作的準備。爲了要使這項準備工作做得好，大學應當根據各個學生的志願，規定他在校期間的全部學程。學程包括許多有一定次序進行學習的課程。

以往大學的制度根據學術的分門別類，設立學院和學系。一個學生在投考時就得選定院系。每系規定若干必修課程，和若干選修課程。每一課程又根據授課、試驗、實習、自修等所需時間規定學分數目。全部學程有一定學分數額，修滿若干學分才能畢業。學生就在這種軌道上進行學習。

在這裏值得我們提出來討論的問題很多：首先是這種根據院系來規定學生學程的制度是能否有效的生產在具體社會服務工作上能勝任愉快的人材？這問題的提出顯然牽涉到「分院系的原則」。以往大學多少是以從事「純粹學術」爲任務的，因之着眼於學術本身的綿續。師生相承，頗有衣鉢傳襲的風味，也可以說是經院作風的遺留。在這裏更加上宗派門戶的傳統，院系之間壁壘重重，形成了學術界的小圈子。在這種制度中所造成的大學畢業生最

理想的工作是留校教書，繼承這個衣鉢；一出象牙之塔，就會發生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現象。

爲人民服務的具體工作上所需的知識並不依學術本身的分門別類來作界限的。尤其在工業沒有高度發達的社會裏，很少專門性的職務。所以依院系基礎來規定的學程很成問題。如果今後大學的任務是在生產能供給建設需要的人材，怎樣來重行規定學程的原則必須澈底加以修正了。

這種制度的缺點以往也曾經引起過各種補救的企圖，第一是在大學之外另立專科，把生產實用專門人材的任務交給專科學校，而同時又把專科學校的地位列在大學之下，以致在師資設備各方面都受到限制。至於大學本身應當造就什麼人材的基本問題却不去追問了。第二是在工農等實科方面增加各種混合學系，或各系分成若干小組。譬如爲了化學系和機械系都不訓練化工人材，而另立化工系；農藝系和經濟系都不訓練農業經濟人材，而另立農業經濟系。以至一個大學之內各系可以各聘同類性質的教授。因院系分隔而引起的問題反而助長了院系分隔的壁壘。第三是在必修和選修課程的比重上加以調劑。爲了補救院系的分隔，增加選修課程可能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譬如一個學工程的學生可以多選幾門經濟學課程，使他將來可以在工廠管理方面多一些準備。但是以一般的實際情形說，各系却並不鼓勵學生多選

別系課程，更不去指導學生如何選修別系課程。結果造成了學生用選修課程來減輕工作，對選修課敷衍混學分的風氣。這風氣之下，認真的學系自然更不願加重選修課的分量，認真的教員也不會歡迎別系選修的學生。這樣循環相長，根本取消了以選修課來補救院系分隔缺點的的精神。

這許多補救辦法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產生了更多的問題。其實關鍵是在規定學程的原則不合於大學的任務，因之，我們應當把這基本問題提出來重行考慮。

三

有關學程的第二個問題是修業的期限。大學修業期限一向是有一定的，而且各學院大體上是一致的。一般說來是一百三四十個學分，分四年修畢，每學期規定了必須修足的學分數額。這種從形式上求得的一致性和實際需要並不相合，除非大學的目的並不在訓練具體實用的人材。譬如祇以傳遞基本文化程度為目的的小學教育就不妨在年限上加以規定。如果要養成能做一定工作的人材，那就得看所做的工作本身需要多少準備了。大學的任務既在造成學而能用的人材，修業期限的一致性必然不能維持。在過去最顯著的例子是醫學院，醫師的訓練常常要超過四年。再譬如律師和法官的訓練也常不能在四年裏完成。但是在過去，大學

修業期却並沒有低於四年的，因為一般認為低於四年就不合大學資格，所以用了專科來稱這種因實際需要而規定了較短修業期的學校。大學和專科的主要分別有時竟單在修業期的差別上。

把大學修業期作一致性的規定對學力不同的學生，對內容不同的學科都是勉強的。如果我們放棄形式主義來看這問題，我們覺得大學修業期的規定在原則上應當考慮下列諸點：

一，當時一般中學畢業生的程度；二，個別學生學習的能力；三，大學應當維持文化教育的程度；四，大學各部門所訓練業務教育的內容；五，社會需要人材的緩急。我們不妨依以上諸點略作說明。

大學是中學的延長，也是普通學校教育的最後一個階段。用工廠來作譬喻，它是在半製成品上加工，依着定貨單交出買客所規定的成品。如果半製成品合於標準，品質上沒有缺點，加工的手續也容易預先規定；如果半製成品並不合標準，而且程度不齊，加工手續也必然費勁，不能不多做許多修補工作。當前大學不免就有這種困難。現在進入大學的學生正是抗戰時間所長成的一代。在社會經驗、政治覺悟上有他們的長處，但是基本文化課程上却吃虧很大。文字、算術和理化各方面比了抗戰以前的水準都降低了，外國語的程度降落得更顯著。這是說大學着手加工的原料品質降落了一寸，而大學的修業期限却依舊受着四年的限

禍。這裏不免發生兩種可能的結果：一是遷就現實把大學畢業的程度也跟着降低，就是不再堅持成品的品質；一是抽出時間來補足中學課程然後再在餘下時間裏把大學四年課程在二三年中完成。第一種結果的弊病是很顯然的，貨色不好，出品不良；第二種結果的弊病是損害學生的康健，增加淘汰率。一般說來，文法學院多少已發生了第一種結果的弊病，工農學院多少已發生了第二種結果的弊病。

再逼近事實一看，中學程度一般固然是降低了，但是這祇是從平均而言，個別情形却極不平衡。過去十多年各地社會情形相差極大。東北、沿海淪陷區、西南內地、新舊解放區，各地中等教育的內容都不同，於是造下了現在大學學生學業程度的不平衡性。在這種不平衡的實質上強加施行一致的學程當然不會圓滿的。舉一個例子：有許多中英文程度已經具有閱讀寫作能力的學生還得必修大一國文和英文；另一方面文字上還缺乏表達能力的學生却拖着學習文藝欣賞。像大一國文和英文一類基本的文化課程，在極不平衡的學生程度上進行教學必然會困難叢生。因之解放之後課程改革的討論中大一國文英文是否要必修的問題曾引起過很複雜的爭辯。這裏的基本癥結是在：太注重教學進度及程度形式的一致性。學生程度的不平衡如果是事實，就沒有理由不予以承認，而應當在否定形式的一致性上去謀問題的解決。在學生程度一般降低，修業期又受形式的限制的矛盾下，富有業務訓練的工學院所感到

困難最爲嚴重。現代工業技術的發達規定了一個工程人材必需的業務知識。這些知識不但要有充分和健全的理化和算術的基礎訓練，而且在大學裏各項課程的銜接性也比較密切。因之在現有情況中，工學院的學生課業確實已過分繁重。修業期既然不能延長，於是有一種傾向就是想減輕和業務關係較疏的文化課程以資調劑。在這裏又引起另一個大學教育的基本問題：就是大學是否應維持一個較中學爲高的一般文化水準？換一句話說，大學所造就的幹部將來在社會上工作時是否需要較廣和較深的文化水準？如果大學專門在業務上加工是否會影響將來在社會負領導責任的高級幹部的品質？以最簡單的例子說，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幹部所需文字上的表達能力是否在中學裏已經養成，在大學裏無需再加學習了？這一類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

這一類問題並不應當抽象討論，最好是很具體的把當前所需大學生產的人材本身加以分析。如果中國工業已經發達，社會分工已很精細，每一個職業都祇需要一兩項專門技術，而大學的任務祇在生產這種人材，我們儘可把學程內容定得很專門。再如果中國社會上文化事業很發達，一個公民在校外有着充分機會依他個人的志願去提高他文化的水準，大學裏學程的專門化也不會對學生知識的發展有重大的妨礙。但是如果這些條件都不存在，一個在社會上負責較大的幹部必須隨時應付各種各式四面八方的具體問題，他不能不具有足够的和多方

面的知識，大學裏不給他充分的準備是否會影響他服務的能力呢？

因之，以形式上的一致性來規定修業期的長短實在不如依訓練對象的需要內容加以決定來得合理了。譬如醫學院要生產醫師就不妨拉長修業時期。但是這裏又發生了另一個問題：一個大學學生要訓練到什麼程度才算『學成畢業呢』？就以醫學院為例，怎樣才算是一個可以出校服務的醫師？以往中國的大學並不根據實際社會情況來決定這個標準的，大部分是採取了外國的標準。『學無止境』原是一個事實，沒有人能反對中國能多些專門的醫師，學校方面力求出品精良也不能認為是不對的。但是資本有限，如果祇注重了品質而忽略了數量，就不能適合社會的需要。過去大學教育所自定的標準很犯了主觀主義的弊病。

大學修業期限的硬性規定如果能打破，就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來規定各種不同標準的學程了。有些業務不必一定要拖長到四年才畢業的就可以在較短時期內予以結束。有些不是四年可以修完的也不必勉強擠成四年。一個大學裏更不妨有各種長短不同的學程。這樣就容易適合社會需要人材的緩急。如果要維持特別精良的標準也可以在較長學程中去加工製造。以往那種專科、大學、研究院一類形式上的等級界限都可以不必定得這樣整齊劃一。至於個人在多少年裏修畢一種學程更無需嚴格的規定，使現有不平衡的學生程度不致影響全班學習的進行。

四

課程和學程的改造還不免是形式上的，因為大學工作最基本的是在學習過程。教師和學生日常任務是在使學生能發展他的知識。以往有一種錯誤的觀念就是把知識的傳遞看成了商品的授受。好像教師有一套知識要塞進學生的腦袋。教師的責任是在一定期間把定量的知識輸送給學生，學生的責任是在接受輸送來的東西。經過了一定時期考核一下學生究竟接受了多少，不夠的重來，足夠的及格升級，這叫考試。在這種觀念和制度下產生了機械性的學習態度。

解放之後，學生學習態度已有很深刻的改變，同時也發生了許多偏向。學生已覺悟到大學裏來並不是應付考試，混資格，而是要向人民負責，實事求是的學到些做事的本領，將來好為人民服務。偏向是在躁急，每念一本書，每聽一堂課都得時時想到怎樣付諸實用，而忽略了實用是最終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還要做許多準備工作。造房子要打基礎。打基礎和造房子的關係固然在打基礎的時候就須弄明白，但是不能因為看不見房子而沒有耐心打基礎。急不及待，反而會欲速不達。許多大學裏要求取消必修課程的趨向多少是在這種偏向上發生的。

學生對於過去學習內容和方法的否定是容易的，而且也很容易把一切責任歸咎於教師個人。但是一門課程的改造却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之發生了師生之間的距離，在當前的情況裏這個距離也特別明顯。學生躁急地要得到能滿意的課程，教師却一時拿不出來，在羣衆的要求之下不免心虛了。教師在學習中原是應當處在領導地位，他有責任積極推動學生的學習，但是確有許多教師因為種種原因失去了威望，以致無法經常上課，祇能放任學生去自由討論，美其名叫「集體學習」，實質上是自流，結果凍結了學習，這對於大學的改造是極有害的。

課程需要改造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是在怎樣才能促進這項改造工作。性質不同的課程改造的過程又不能相同。各課程改造的經驗怎樣能交換和溝通？教學雙方怎樣能協力合作？這些都是學習方法上的重要問題。

在學生方面很多課程中已在進行集體互助的方法，以往學生學習是個別負責的，但是現在觀念已經改了過來，認為這是應當大家互助的事。人數較多的班子，分成小組，學習上有問題，共同互助解答。師生之間教學相長的互助方法却還沒有顯著的發展。傳統的隔膜還沒有打破，又加上了思想上和感情上的距離。這是提高學習方法上的障礙。換一句話說，師生新關係還待創造和確立。